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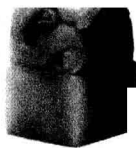
室名章释义



刘尚恒 著

文人室名斋号的命名，是他们深思熟虑潜心研究出来的，或表家世身世，或示励志信仰，或志逸兴爱好，或记收藏珍宝，或述周边环境等，无不极具主人个性特征。





室名章释义

刘尚恒 著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黄山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室名章释义/刘尚恒著.—合肥:黄山书社,2011.9

ISBN 978-7-5461-2218-2

I. ①室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名人-书房-介绍-中国
IV. ①K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89251 号

室名章释义

刘尚恒 著

出 版 人:左克诚
责任印制:李 磊

责任编辑:汤吟菲 徐佩兰
装帧设计:尹 晨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(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)

黄山书社(<http://www.hsbook.cn/index.asp>)

(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:230071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营销部电话:0551-3533762 3533768

印 制:安徽国文彩印有限公司

电 话:0551-5652866

开本:710×1000 1/16

印张:16

字数:260 千字

版次:2011 年 9 月第 1 版

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978-7-5461-2218-2

定价:4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刘尚恒，1937年10月生，安徽芜湖人，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，曾任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，天津图书馆研究馆员；现任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，天津市文物鉴定委员。所著有《古籍丛书概说》、《二馥斋丛稿》、《徽州刻书与藏书》、《二馥斋说书》、《闲章释义》、《天津查氏水西庄研究文录》、《鲍廷博年谱》、《安徽藏书家传略》、《安徽方志考略》等，点校有《朱枫林集》、《黄山志定本》，参与合著有《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》、《清代目录提要》、《中国古籍总目提要·丛书卷》等。1997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贡献奖。

目 录

一 室名斋号的概念	001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二 室名斋号的种类	007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三 室名斋号的语源	011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

四 室名斋号的意义	016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五 室名斋号的内容	019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1.家世:记述主人家世,示其缅怀先人,承继家风	019
2.身世:记述主人身世,示其功名荣宠,人生遭际	033
3.里居:记述主人里居,示其室雅兰香,故里情深	052
4.收藏:记述主人收藏,示其藏弃之富,奇珍瑰宝	076
5.敬贤:表露主人思慕敬仰,示其崇尚先哲,见贤思齐	113
6.笃学:表露主人励志笃学,示其博雅好文,究学精艺	132
7.志趣:表露主人情怀胸襟,示其志趣雅好,逸兴喜爱	162
8.退藏:表露主人恬淡退藏,示其淡泊自洁,超然物外	182
9.修养:表露主人道德修养,示其存素守真,枕石漱流	199
10.祈愿:表露主人祈愿信仰,示其垂裕后昆,期求他乡	224

附录一

我的书斋斋名、斋联和室名章	244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附录二

主要参考书目	250
--------------	-----

后 记	253
-----------	-----





一 室名斋号的概念

什么是室名斋号呢？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、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、《中国读书大辞典》均未收录，综观诸家著述，似乎也回避了这一问题，就所论而言，见仁见智，多有不同，这样就涉及到收罗范围等一系列问题。

我以为，室名斋号应当是指文人们将自己读书处、著书处、藏书处所冠的特定名称。

“文人”，即古代所谓士，细分包括官士、学士、文士、隐士、落士、游士、商士等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知识分子。这是一批完全依靠或者主要依靠知识从事社会精神财富生产的人，即所谓脑力劳动者。旧书业中书商开设的书肆或出版机构，称堂、斋、室、楼、阁、山房等屡见不鲜，如琉璃厂有邃雅斋、宝古斋、松筠阁、延古堂、肄雅堂等，这些名号也都有特定的含义，乃至出自典籍，那些业主们也兼有文人的气质，甚至极具专门知识，然而他们从事工作的本质，属于图书这一商品形态的流通，所以不应属于室名斋号的范围（今有人将孙殿起的“通学斋”列为室名）。至于中药铺称堂、阁者，如同仁堂、长青堂、桐君阁，比比皆是。其他商业系统如食品糕点店有桂顺斋、冠生园，酱制品有月盛斋、六必居，文物古玩店有博雅堂、碧翠轩之类，然而这些与室名斋号风马牛不相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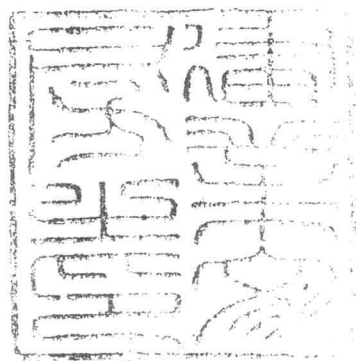


开元
唐·内府藏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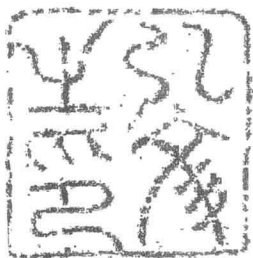
“自己的”，即是说为自己所用。尽管室名斋号来源可以是师友所题，



緝熙殿寶 宋·内府藏书印



建業文房之印 南唐·文房用印

弘文之印
唐·内府藏印

皇帝所赐，然而却是为文人自己所用。后人凭吊性、纪念性的冠名，或者据传说为某人读书处、著书处、藏书处而加以冠名的，不能算作室名斋号。如西汉司马相如的“长卿石室”，乃唐玄宗逃难路过四川梓潼，望见山上有窟，别人指为司马相如（字长卿）的读书处而命名。晋陈寿的“万卷楼”、陶渊明的“归去来馆”（又称“五柳馆”）皆系传说。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和《五柳先生传》皆不足以说明为其室名斋号。清代郑板桥在镇江焦山别峰下居住过，后人乃建“板桥书屋”，则是以遗迹命名。有人还在室名斋号专书里，收录有春秋楚国屈原的“读书洞”、三国时关羽的“春秋楼”、唐陈子昂的“读书台”、唐刘禹锡的“陋室”之类，基本属于王余光、徐雁主编的《中国读书大辞典》中“名人读书史迹”，那里收录自上古伏羲氏“画卦台”到当代诗人田间的读书处近二百个读书史迹。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今人考证为后人伪作，而如梁昭明太子萧统的“读书台”在今江苏、安徽、江西多处都有。

“书”是核心。然而其读书处、著书处、藏书处中的“书”应是广义的，它包括法帖书画、金石彝鼎的收藏、鉴赏和著述。书画家们所命名的画室、画房，金石文物收藏家们的收藏、鉴赏处名称，应属于室名斋号的范围。因此，“文人”，“自己的”，“书”这三项是室名斋号的内涵和本质特征，

舍此则貌合神离者不应看作室名斋号。

应当承认这里有个比较复杂的问题，就是文人们营建的宅园、别业，称堂、草堂、庄、园者所在多有。如唐白居易的“庐山草堂”、宋司马光的“独乐园”、明王世贞的“弇山园”、清袁枚的“随园”等等，这里要具体分析。有人以白氏“庐山草堂”作为室名斋号，看来并不确切，白氏《长庆集·草堂记》载道：

匡庐奇秀，甲天下山。山北峰曰香炉峰，北寺曰遗爱，介峰、寺间，其境绝胜，又甲庐山。

元和十一年（816）秋，太原人白乐天见而爱之，若远行客过故乡，恋恋不能去，因面峰腋寺，作为草堂。

明年（817）春，草堂成。三间两柱，二室四牖，广袤丰杀，一称心力。洞北户，来阴风，防徂暑也；敞南甍，纳阳日，虞祁寒也。木斲而已，不加丹；墙圻而已，不加白，城阶用石，冪窗用纸，竹帘绀帟，率称是焉。堂中设木榻四，素屏二，漆琴一张，儒道佛书各三两卷。

显然这是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时所营建的住宅，是他养息心灵的地方。

宋司马光的“独乐园”，是他居洛阳时所营建的别业，而与白氏“庐山草堂”有所不同。据其所撰《独乐园》载，该园中除有弄水轩、钓鱼庵、种竹斋、采药圃、浣花亭、见山台诸建筑景点外，“其中为堂，聚书五千卷，命之曰‘读书堂’”。可见，司马光建园取名“独乐”，是说他反对不了王安石的新法，只好独善其身，自寻其乐，即所谓“自伤不得与众同也”（宋刘安世《元城先生语录》）。而“读书堂”才是他的室名。



翰林国史院官书
元·内府藏书印



武英殿寶 明·内府藏书印

明代太仓王世贞建有一座规模宏大的“弇山园”，占地七十亩，王氏写下长达数千言的《弇山园记》，详述园内景点设置：“园之中，为山者三，为岭者一，为佛阁者二，为楼者五，为堂者三，为书室者四，为轩者一，为亭者十，为修廊者一，为桥之石者二、木者六，为石梁者五，为洞者、为滩若濑者各四，

为流杯者二，诸岩磴漳壑，不可以指石计，竹木卉草香药之类，不可以勾股计，此吾园之有也。”

弇山，即弇洲山，取自《山海经·西经》，传为神仙栖息之所。考《弇山园记》中记载，能作为室名的只有“尔雅楼”（一名“九友斋”，藏法帖名迹）、“少宛委”（藏宋版书）、“小酉阳楼”（一名“酉阳山房”，藏书三万卷）三处。

清代袁枚于乾隆间在江宁建“随园”（原为康熙时织造隋公废园，称隋园，袁枚以三百金购得，易隋为随，音同而义异），并写下《随园记》、《后记》以至《六记》之多，又有《随园图》行世。



緝熙殿書籍印 宋·内府藏书印

据他的族孙袁起（字竹畦）的《随园图说》，其中有“金石藏”，为庋碑彝鼎之所，“书仓”（当即“小仓山房”）藏书万卷（据袁枚孙袁祖志《随园琐记》称藏书30万卷），另外袁枚有《所好轩记》，说是轩为其藏书处。

古人营建宅园别业，其中多有读书处、藏书处，如明祁承燾“旷园”中“澹生堂”为藏书之库，“旷亭”为游息之所，“东书堂”为读书之所。清赵昱“春草园”中有“小山堂”为其藏书处。因此我们一定要区分宅园名与室名，不应将宅园名混为室名。

清朱彝尊的“曝书亭”既是其宅园总名，又是其室名，可谓另一例。曝书亭宅园中有六峰阁、娱老轩、煮茶厅、雪之亭外，还有“醴舫斋”（为其读书处）、“潜采堂”（为其藏书处）、“曝书亭”（在假山上，为其晒书处）。显然只有后三者才能算作室名。

清顾嗣立家有“秀野草堂”，乃取宋苏轼《题司马光〈独乐园〉》诗中“花竹秀而野”语命名。朱彝尊为之撰《秀野堂记》（载《曝书亭集》卷66），介绍其廊、山、径、池等风貌，并未提及专门读书处、藏书处，然而朱说堂中“插架以储书”，“取元一代之诗，甄综之得百家焉”，“乃借抄于藏书者复得百家焉”，“旁搜乎碑碣真文梵夹，靡勿考稽，又不下百家，而元人之诗乃大备矣”。顾氏尝以“秀野草堂”名编刊成《元诗选初集》、《元诗选二集》、《元诗选三集》，后又刻有《秀野草堂诗集》。那么既然宅园名称与“书”的关系如此密切，就可以当作室名斋号收录。至于近现代文人远没有古代文人居住阔绰的宅院，往住宅院名即是室名。

还有一种情况：古人的别号称某斋、某轩、某庵、某居士、某道人者也颇多常见，其中有与室名相应，如宋胡铨别号澹庵，室名即“澹庵”；明吴应箕号楼山，室名即“楼山堂”；清计光炘号二田，室名即“二田斋”。有的则与室名无关，如宋胡寅号致堂，而室名“夺秀亭”，清袁枚号“简斋”（因得一旧印章之



天禄琳琅
清·内府藏书印



天禄继鉴
清·内府藏书印

印文)，他的室名“小仓山房”、“所好轩”。别号与室名相应者，有的别号在先，室名在后，有的室名在先，别号在后，有的同时产生，孰先孰后很难分清。





二 室名斋号的种类

室名斋号是文人们将自己的读书处、著书处、藏书处所冠的特定名称的统称，它包括室、斋、堂、书堂、草堂、馆、山馆、楼、阁、轩、亭、榭、台、庐、草庐、房、山房、居、书库、文库、书屋、书舍、精舍、龕、廛、巢、寮、别墅、庄、山庄、庑、福地、村、山村、家塾，等等。如：

室：明董其昌“画禅室”、清黄丕烈“陶陶室”、近人徐乃昌“暖红室”等。

书室：清黄道周“茶洞书室”、今人李汝材“怀庐书室”等。

斋：宋米芾“宝晋斋”、元赵孟頫“松雪斋”、明袁宗道“白苏斋”、清鲍廷博“知不足斋”等。

堂：宋司马光“读书堂”、明陈继儒“宝颜堂”、清俞樾“春在堂”等。

书堂：元詹琦“静可书堂”、明徐渭“望洋书堂”、清周其祜“还读书堂”等。

草堂：宋郑樵“夹漈草堂”、清石涛“大涤草堂”、今人李丁陇“八法草堂”、杜宣“桂叶草堂”等。

楼：明徐爌“红雨楼”、清钱谦益“绛云楼”、今人何满子“一统楼”等。

馆：明华燧“会通馆”、清叶昌炽“五百经幢馆”、近人梁鼎芬“寒松馆”等。

山馆：清龚自珍“羽陵山馆”、今人田原“五台山馆”、钱君匋“新罗山馆”



等。

阁：明项元汴“天籁阁”、清郑性“二老阁”、孙星衍“岱南阁”、今人霍松林“唐音阁”等。

轩：元王冕“耕读轩”、清袁枚“所好轩”、今人周汝昌“眷石轩”等。

庵：宋陆游“老学庵”、清黄宗羲“惜字庵”、今人钱仲联“梦苕盦”（盦与庵通）等。

亭：金元好问“野史亭”、清朱彝尊“曝书亭”、全祖望“鲒埼亭”、今人朱希祖“邨亭”等。

榭：清孔继涵“微波榭”、梁鼎芬“红柑榭”、今人黄裳“来燕榭”等。

山房：明宋濂“青萝山房”、清吴敬梓“文木山房”、近人邓石如“铁砚山房”等。

居：清朱彝尊“静志居”、郑杰“注韩居”、今人启功“坚净居”、苏局仙“水石居”等。

龕：清傅山“霜红龕”、近人缪荃孙“云自在龕”、今人周叔弢“自庄严堪”（堪与龕通）等。

书库：唐白居易“池北书库”、清王士禛“池北书库”、今人陈群“泽存书库”等。

文库：近代马廉“不登大雅文库”、今人胡道静“海隅文库”等。

舍：今人邵伯周“磊舍”、梁实秋“雅舍”、任继愈“中关虚舍”等。

精舍：明邵宝“二泉精舍”、清潘祖荫“八求精舍”、丘逢甲“念台精舍”等。

家塾：清臧庸“拜家经塾”。

巢：宋陆游“书巢”、清郑珍“巢经巢”、近人徐悲鸿“危巢”等。

墅：明许元溥“梅花墅”。

园：清顾苓“塔影园”、李方膺“借园”、近人宗舜年“咫园”、任凤苞“天春园”等。

别墅：宋范成大“石湖别墅”、清刘锦藻“坚瓠别墅”、近人黎锦熙“嘉禾别墅”等。

庄：宋洪迈“云竹庄”、清左宗棠“柳庄”等。

山庄：宋李公麟“龙眠山庄”、清郭嵩焘“梓木山庄”、今人邓宝珊“桃

林山庄”等。

庐：清黄遵宪“人境庐”、近人沈曾植“校图注篆之庐”、今人王重民“冷庐”等。

精庐：清张金吾“爱日精庐”、现代李根源“曲石精庐”等。

屋：宋许棐“梅屋”、近人夏丏尊“平屋”、刘大白“白屋”等。

书屋：明徐渭“青藤书屋”、清查慎行“枣东书屋”、今人张恨水“黄土书屋”、陈垣“励耘书屋”等。

村：今人汪亚尘“蛙村”、陈建中“稻香村”、贾平凹“静虚村”等。

村庄：清吴之振“黄叶村庄”。

廬：清黄丕烈“百宋一廬”、吴趼人“研廬”、近人袁克文“后百宋一廬”等。

簃：明吴承恩“射阳簃”、清查慎行“槐簃”、今人胡士莹“霜红簃”等。

窝：宋邵雍“安乐窝”、清邵恩多“小安乐窝”等。

寮：宋游酢“水云寮”、近人王献唐“顾黄书寮”、秦敏树“小睡足寮”等。

庋：明孙楼“开册庋”。

寨：今人贾浩文“茅山寨”。

岩：清顾贞观“积书岩”。

庖：清叶昌炽“奇觚庖”、今人杨树达“耐林庖”、商承祚“己庖”等。

洞：宋程颐“点易洞”、今人邓伟志“热月书洞”、高莽“老虎洞”等。

世界：元郑思肖“木穴世界”。

福地：清张燮、张蓉镜“小琅嬛福地”。

谷：今人来新夏“邃谷”、王湜华“小雅音谷”等。

院：今人齐白石“梨花小院”、老舍“丹柿小院”等。

上列室名斋号种类不下四十余种，其中以室、斋、堂、轩、楼、居、馆、阁、书屋最为常见。名称以二至四字为最多，长者十馀字，如清赵之谦“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”十字，郑板桥“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之斋”十四字，胜保“十五入泮宫二十入词林三十为大将之斋”十七字，潘仕诚“周敦商彝秦镜汉剑唐琴宋元明书画墨迹长物之楼”二十一字。字数越多越稀见，署之于书尚可，传之于口则不便，故赵氏之斋名就简称为“鹤斋”。

室名斋号有实指空间，也有虚拟空间。有的文人拥有多个乃至十余个、几十个室名斋号（近人梁鼎芬多达八十余个），这并不意味着主人有那么多读书处、著书处、藏书处，往往是其不同时期的处境和心态的表达。有实指空间的可大可小，小则几平米，大则几千米并附庭院。明文徵明室名多达十余个，他说：“我之书屋，多于印上起造。”就是说只是有这些室名印章，并无实指空间。今人黄裳先生曾指出：“其实这五花八门的斋馆名号，一大半只不过是读书人的白日梦与空中楼阁。”（董宁文编《我的书房》）即是说虚拟空间多于实指空间。

有人认为室名斋号中的“实体”室、斋、楼、馆、阁之类，具有特定的含义，如谓以斋命名，示其读书，无他期求；以馆命名，表示藏书楼是人生暂驻之所，图书可以与他人共；以庵命名，示读书远离世俗，行同僧尼；亭示天然，阁规模宏大，室、堂、居表示是生活圈子的一部分云云，未免牵强附会。

须知，文人选用室名斋号，主要参照前人惯用和自己的喜好以及协调悦耳，并不着眼于建筑含义。如元画家吴镇，号梅花道人、梅花和尚，室名“梅花庵”，然而他既不念经，也不拜佛，不做道场，以卖字画为生。清毛奇龄的“晚晴轩”，取义于唐李商隐《晚晴》诗中“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”，清人杨光仪、今人陈友琴、宛敏灏、陆俨少均有室名称“晚晴轩”，近人李叔同有“晚晴室”，今人杜宣有“晚晴斋”。当代许多老知识分子，在历经长期政治运动磨难之后，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代，室名取“晚晴”者很多，其实称轩、称室、称斋并无区别。至于文人们改称室名时，可随意转换，如何满子室名原称“六一居”，自觉“有高攀欧阳修的‘六一居士’之嫌，故自榜曰‘一统楼’”（《我的书房》）。清汪日桂“欣托斋”又称“欣托山房”，“斋”与“山房”随意转换。而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范氏“天一阁”，较之民国间刘承幹的“嘉业堂”藏书楼，建筑规模恐怕要小四分之一。以研究唐代文学著称的霍松林，其室名“唐音阁”，恐怕霍先生连座“楼”也没有，甚至他的读书处、著书处、藏书处还是兼有起居、会客的“多功能厅”呢！可见即使有实指空间也与建筑特征无必然联系，更何况那些根本不存在的虚拟空间呢。





三 室名斋号的语源

文人室名斋号的命名，是他们深思熟虑潜心研究出来的，或表家世身世，或示励志信仰，或志逸兴爱好，或记收藏珍宝，或述周边环境等，无不极具主人个性特征，文化底蕴，深厚广博，耐人寻味，足供品赏、研究。

究其室名斋号的语源，不外乎以下四类：

第一，取自前代典籍中语典。

明叶盛“菴竹堂”，取《诗经·卫风·淇澳》：“瞻彼淇澳，菴竹猗猗。”清陈元龙和陈徵芝的“爱日堂”、张金吾的“爱日精庐”，取《大戴礼记》：“君子爱日以学，及时以行。”清鲍廷博的“知不足斋”，取《礼记·学记》：“是故学然后知不足。”清孙奇逢的“兼山堂”，取《周易·艮卦》：“兼山，艮，君子以思不出其位。”明汤显祖的“清远楼”、清叶树廉的“清远堂”均取义《晋书·王导传》：“导，少有风鉴，识量清远。”宋吴曾的“能改斋”，取义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：“人谁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”明戚继光的“止止堂”，取义《庄子·人间世》：“虚室生白，吉祥止止。”清孙添增的“上善堂”，取义《道德经》：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”元陈旅、清宋琬、谢墉、杜麟孙均有“安雅堂”，取义《荀子·荣辱》：“君子安雅，安于正。”宋朱熹的“达观轩”、明邹